

青年学术丛书·教育

YOUTH ACADEMIC SERIES-EDUCATION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

褚凤英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

褚凤英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钟金铃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褚凤英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青年学术丛书)

ISBN 978-7-01-010278-8

I. ①思… II. ①褚… III. 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IV. ①G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4634 号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

SIXIANG ZHENGZHI JIAOYU HUODONG YANJIU

褚凤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7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7-01-010278-8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不断加强和改进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党的建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法宝之一。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要保证。在当今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我们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分析和解答新问题，不断发现和开拓新领域，不断创造和运用新方法，才能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个性化研究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综合性、政治性、科学性、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应用学科，也是一门新兴的、比较年轻的学科。在当前我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在重点开展应用研究的同时，加强基础研究，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建设。

其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元理论的研究就是当前基础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元理论首先是对整个学科理论作整体性的反思，它区别于对某一具体理论的反思。其次，元理论将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

理论结构以及其他种种表现，它是一种超越的视界，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元理论研究是推进学科建设的关键之举。

褚凤英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研究》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元理论研究的一种初步尝试。通读全书，我个人认为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元理论研究的意义和自身的理论特色。

第一，该书突破了旧有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局限，以全新的研究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进行了整体性反思。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自有阶级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与历史性的社会事实。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主要是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从方法论上说，是以社会为“元点”，通过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已经发生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寻找合法性基础。“社会需要论”的研究范式有其合理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即它忽视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因而无法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内部进行深层细致的研究。可以说，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注重外在力量对人的思想品德的改变，但对主体的自我创造过程、对人的自觉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研究不够。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是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在我的指导下，褚凤英在博士论文中应用了这一科学方法，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人学范式”转向的命题。从我掌握的情况看，这样明确、系统地提出“范式转换”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尚属首次。这个观点于2006年在由我牵头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褚凤英撰写了其中的“活动研究”部分）一书中公开发表。近年来，这一研究范式被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广泛接受。

褚凤英的这本新专著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范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以及人的权利和义务、人的自由和平等、人的理想和信念等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力图将宏大的

问题转化成感性的具体问题来研究,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更贴近生活实际。具体地说,本书从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出发,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它本身蕴涵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哪些内在要求和一般逻辑。这也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和那些具有最一般意义的与人有关的哲学理论命题结合加以思考,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获得一种高度或升华。

第二,该书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之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现实的个人所参与的主体性活动,并具有高效性的价值追求。具体地说,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人的一种生命活动,看做一种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主体性活动,在此基础上对作为主体性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结构和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该书从主体活动的角度,首次明确区分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者的价值引导活动”与“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建构活动”,且对这两种活动均做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主体之间的交互活动来解释两种活动的关系,从而取得了理论突破,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单主体说”、“双主体说”等旷日持久的论争。

第三,该书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范式下,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价值、目的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该书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政治关系,促进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导向同质发展,以实现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在于促进个人思想品德和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人本价值,即实现人对社会思想文化的适应与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思想品德建构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主体,以实现“教是为了不教”(叶圣陶语)。这些理论观点都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

总之,这本新专著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人的主体性活动”为切入点,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部结构和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提出

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一种“全新理论范式”，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新成果，是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尝试。

褚凤英是我于2000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招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第一届博士生。作为导师，十余年来我见证了她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艰辛与坚持。在学期间和毕业以来，她一直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她学习和探索过程中的一个小结。

最后，我衷心祝愿她能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并获得新的突破。

张耀灿

2011年7月10日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序	张耀灿 1
导 论	1
一、从“社会需要”到“现实的个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方法论之转向	2
二、活动：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 切入点	12
三、从活动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	23
四、本书的研究理路和逻辑结构	28
五、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	29
第一章 唯物史观活动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石	36
一、活动的含义	39
二、人在活动中的主体性特征与功能	56
三、人的活动的基本类型	65
四、活动范畴与实践范畴之辨析	67
五、唯物史观活动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石	72
第二章 促进人的思想品德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之基	74
一、“思想品德”范畴界说	74
二、“思想品德发展”范畴界说	78
三、人的思想品德发展的基本机制	88

四、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活动	101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建构活动	105
一、思想品德建构活动的构成要素	106
二、思想品德建构活动的主体性功能	114
三、思想品德建构活动的过程	118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的价值引导活动	133
一、价值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活动的本质	133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价值引导活动对教育对象思想品德 建构活动的影响	139
三、思想政治教育者价值引导活动的方式及其实现条件	144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交互主体性 活动	158
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的结构	158
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的阶段	165
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的本质与基本矛盾	169
第六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新探	178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178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187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194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09
结束语	213
参考文献	217
后 记	225

导 论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自有阶级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主要是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这种研究模式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忽视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因而无法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内部进行深层细致的研究。

本书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置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之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现实的个人所参与的社会活动，追求其高效性的价值活动。具体地说，从活动的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看做是一种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主体性活动，在此基础上对作为主体性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结构和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而提出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一种全新理论范式，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和那些具有最一般意义的与人有关的哲学理论命题结合加以思考，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获得一种高度或升华。

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是人的一种主体性活动，这个思想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虽略有涉及，但比较集中地进行专题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这可能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点。同时，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的也是必然的社会现象，它本身蕴涵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哪些内在要求和一般逻辑，也正是我们需要展开深入探寻的。

从活动的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是人类的一种主体性活动,既是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在具体展开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逻辑结构和研究方法做简要的分析。

一、从“社会需要”到“现实的个人”: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论之转向

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好做,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明显,这在近些年来已是不争的事实,并已引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高度关注。许多理论工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但反观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大多数理论研究都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现实中的某些具体理论和实际问题展开的,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现象从根本上进行反思性的研究尚显不足。对于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切相关性的教育实践活动,人们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教育是一项巨大的事业,对人类命运具有强烈的影响,因而,如果我们只根据它的结构,后勤的手段和过程去考虑教育,那将是十分有害的。对于教育的实质,教育同人类与人类发展的基本关系、教育同作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因素的环境相互作用等等,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检查和广泛的重新考虑。”^①这个论断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和“应该怎样”等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沿着科学化的道路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整体上看,社会科学方法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编:《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9页。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抽象系统，这一系统重在揭示社会现象“是什么”，并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述出来；二是科学解释系统，这一系统重在对“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理解”的方法。^① 因此，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加以“理解”。

要从整体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认识，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便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呢？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提出，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源远流长。时至今日，它不仅渗透于现实社会的各大系统，而且已经成为人们潜心探究的一个学科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自有阶级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古往今来，任何统治阶级都力图用他们的思想体系、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来影响全社会的成员，使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成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人，从而巩固其统治。因此，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和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② 这个结论既是对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事实的历史总结，又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理论抽象，是一个历经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应当成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坚实基础。理论作为对问题的解释方式，应当具有普遍性，能够为众人所共有。思想政治教育学既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那么，在学科研究领域里被普遍认同的科学结论如何走向实践领域，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不能忽略和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认

① 参见杨耕：《“危机”中的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② 参见邱伟光、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为,思想政治教育再重要,也是党和国家的事情,是社会的事情,而不是个人的事情,不是与个人有关的事情;思想政治教育只不过是为社会需要服务的,是为了社会需要而培养人,而与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是不甚相关甚至是相悖的,因而远离、漠视甚至拒斥思想政治教育。甚至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不乏这种思想倾向,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满足于上级交给的任务,以至于使本应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常常陷于软弱无力。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对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反思,探询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之基,追问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社会现象,从而使理论真正彻底而说服人,以便为思想政治教育“正名”,为人民群众“解蔽”,为扬弃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性压力提供一种新理念,使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社会现象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般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维持现存社会正常运转、支撑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重要系统。从研究的方法论上说,这是从社会需要出发,以社会为“元点”,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大系统和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大系统和各个子系统的作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寻找合法性基础。可以说,“社会需要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模式,有学者把这种研究模式称为“社会哲学的视野”。^②也就是说,在较长时间内,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现象主要是在“社会需要”这个层面上来认识和把握的。客观地说,从社会需要的视角出发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有其合理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法论模式的研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确在社会大系统中扮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② 参见张澍军:《德育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重要任务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地位是独立的和不可替代的。在社会系统中,社会各领域的问题都有可能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找到某种反映。因此,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就一直被看做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①。从社会需要出发进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实体地位得以确证,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得到承认,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实际运行中不再仅仅服从于政治需要,而是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社会发展。这对于纠正思想政治教育“万能论”和“无用论”两种错误认识和实践倾向,都是十分必要的。总之,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能够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普适性的一面,并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必然性。

但是,如果以此模式为唯一的研究方法论,则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失偏颇的。这种研究方法论模式的不足之处至少在于,仅仅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社会大系统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只是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大系统及其子系统的联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大系统中的某种功能,只能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大系统中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不可取代性,却无法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内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可能”存在,又是“如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及“应当成为”何种社会现象。即是说,这种研究方法论模式无法在深层意义上解释思想政治教育已有的“事实存在”和应当的“价值存在”。而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才能彰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意蕴和本质内涵。而在“社会需要”方法论模式的指导下,人们往往立足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本质或者说社会物质基础(利益关系)、社会功能和社会普遍价值导向来阐述人类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起源、发展类型以及社会历史作用,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则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一般,而忽视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现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象进行深层细致的研究。若仅仅停留在这个研究层面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种人类所特有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则不仅很难全面深入地揭示它的特殊本质、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有效地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而且在实际中往往会陷入空洞、片面性,造成操作上的阻塞和工作上的失误。在现代社会,如果我们仍然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和管理的工具,看做统治阶级意志之体现,那么,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社会成员在权利和义务关系方面发生重大调整、人的主体性意识越来越充分彰显的新时期,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便愈发显得软弱无力。这就注定了这种方法论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是不深刻、不彻底的。总之,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论模式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它从根本上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野,使研究者的思路难以超越经验性认识的框架。^①

任何一种学术创新都离不开方法论上的突破。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应用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拓展人们的思维空间,使人们最终突破旧理论的框架,创立新的理论。如果说一种研究希冀它呈现自身特殊的气韵和景象,那么毫无疑问的,研究者应该以自己的角度和自己的方法认识世界和解释历史的事实。在此视界下,命题将在不断深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诠释。一切理论探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其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一切理论变革又都首先依赖于对其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只有研究方法论的科学更新才能带来该学科的重大突破。如果不冲破旧的研究方法论模式,就不能为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当代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洞见或透识隐藏在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

① 经验的方法是重要的,任何理论思维无不以经验为依托,然而,单纯经验主义的方法是狭隘的,也是有害的。它只遵从经验和感受原则,重视眼前的实存状态,而把理论的抽象和应当如何的实践原则看成空洞的抽象和独断的教条,从而把实存与应该、现实与理想对立起来,其结果使自己陷入形而上学的独断。参见高兆明:《道德生活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二。

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决定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① 这样，我们就要在已有的科学结论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就不但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现象进行反思，而且要突破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局限，对原有的、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方方法论进行转换和变革，使目光穿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表现形式，走向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最深层、最根本的存在，而不是囿于原有的研究方法论模式，仅仅在某些理论的细枝末节上修修补补。不言而喻，原有的研究方法论既有合理性，也有不足之处。因此，我们对新的方法论的找寻并不是任意而为的，而是要对原有的方法论进行剖析，摸清人们选择这种方法论的根据是什么，这样才能在吸收原有方法论合理之处的基础上突破它的局限性，并弥补其不足之处。

马克思说过，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②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自人类有阶级以来就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一种事实存在。事实具有个别性、可复核性、精确性和可知性的特点。它是形成一切科学领域概念、定律、原理，建立科学理论的基础。恩格斯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③ 无独有偶，美国学者埃思里奇也认为，“研究是寻求解释。即对事

① 转引自皮埃尔·布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件、现象、关系和原因作出解释”^①。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当然首先也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事实认定”。长期以来，人们都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整个社会存在中的一个单项，看做社会生活的一个必然的领域。因而，人们往往从社会需要出发，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从社会需要出发，纳入人们研究视野的思想政治教育客观事实就是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整个社会大系统，以及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及其过程，人们关注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各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功能关系和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期望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功能的最终顺利实现。因而，人们把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看做是其存在的根基。其实，在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社会现象中，作为个体的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②。那么，作为个体的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何以没有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呢？这就涉及认定客观事实的有关问题。人们进行科学认识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自己的目的和动力，在人们进行科学认识时就先有一种价值观在起推动作用了。这一点已为当代认识论所证明，即在认识关系中有一种价值关系在制约着人们的认识。有学者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世界里，并不存在“价值无涉”（Value-freedom）的所谓客观事实，因为这涉及研究者捕捉所谓“客观事实”时的立场与趣味。研究者的知识背景、期待视野、对历史和现实的提问方式，还有研究思路和理解框架，已经内在决定了研究不可能“完全客观”。我们看见什么取决于如何去看，我们征求的答案其实早就包含在问题之中。我们试图要探索、解决的问题本身是只有在我们的理论视域中才能得以凸显和明晰的。^③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形象地指出的：“事实的确不像鱼贩子案板上的鱼。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

① 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③ 参见肖川：《主体性道德人格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3页。